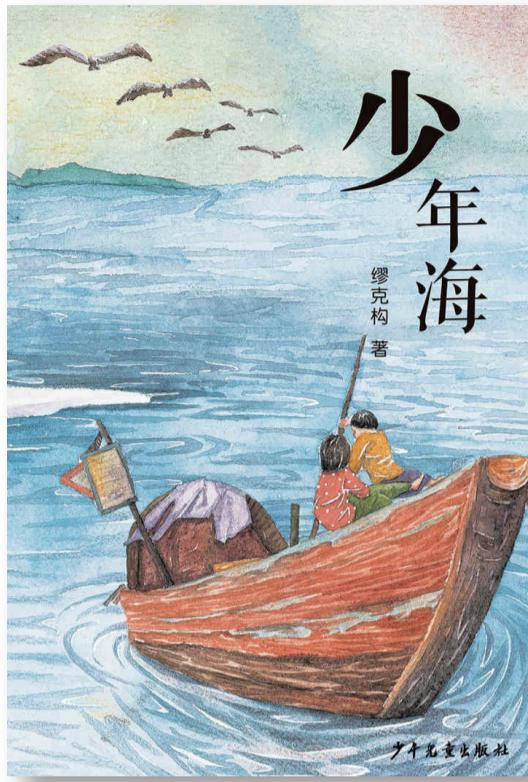


重点阅读



那些极富戏剧张力的文字

——评麦克构长篇小说《少年海》

□ 张裕

压紧。这一场面，弥漫着血腥和残酷，然而，作者没有对此渲染和张扬，而是急速收笔，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张力。洪财一锄头砍断洪林手臂，是压紧弹簧的一个重要的戏剧举动，或者是整部小说的一个重要戏核。后面洪财因此被关押半年，以及洪林和洪财家的各种矛盾皆由此引发，并且一步一步、一层层将弹簧的压力越压越紧。

戏剧的反转出现在很多年后，洪财的父亲洪江去世，一辈子受父亲支配、没有一点主心骨的洪财除了骂人，根本不知如何料理父亲的后事。这时，父亲洪林带着“我”进了洪财家，不计前嫌，张罗后事，还亲自抬棺上山。那些绵延经年的恩怨，原本在这里已经跟入土的棺材一起被埋葬了。也就是说，洪财那一锄头砍断洪林手臂的弹簧压力，到这时已经被释放了。但是，高妙的是，作家还能再掀一波高潮，那就是斩杀大海蛇。往日的仇家洪林和洪财携手而战，砍杀了来偷虾仔的大海蛇。洪财哭着对“我爸爸”洪林说：“兄弟啊，对不住，是我害你失去了一只手臂……”洪林对洪财说：“你也被劳教了半年……不说过去的事情了。”两人一起爬上了岸。这一上岸，挣脱的是苦无边际的仇恨之海洋。前后两个戏剧动作都是“砍”，前面一锄砍下，播下了几十年的仇恨；后面一刀砍下，几十年的恩怨都得以消弭。人性的复杂在恩恩怨怨中展现，但最后，作家还是相信人性为善。时间能冲刷仇恨，血缘亲情能化解人性之恶。作家在娓娓铺陈那些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时，内心却坚信人性本善，而这，让小说在充满戏剧张力的同时闪烁着人性的亮色。

在戏剧界，评价一部戏剧作品是否出色，一个重要的标准，是在舞台上是否塑造了一个或者多个性格鲜明、形象凸显的人物。我想，这条标准在主流小说的评判上或许也适用。《少年海》的人物，辨识度都很高，形象也很鲜明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物，即作者笔下的两个伙伴立权和“堂弟”洪玉。立权，一个面貌英俊的少年，学习成绩第一，却生来是个驼背。这样集美与丑于一身的人物，命中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。最初的立权善良、好学、求上进，可惜，他穷困的家庭异化了他的性格，在堂兄洪富的威逼利诱下，立权人性中的天平失衡，对物质的贪婪引诱着他，让他向着死亡边缘滑去。当立权从苦楝上坠入河里，苦苦挣扎，最终被河水吞没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好像有一把刀在刺痛我。这就是悲剧的力量，美的事物就这样被无情地撕碎。

在我看来，立权和洪玉是一体两面。立权如缺月般的阴郁，洪玉如太阳般明亮，这是两个性格迥异却有某种人性共通的少年。洪玉，人如其名，是块通体透亮的美玉，他纯真无瑕，他是真诚地、无防备地想跟小说里的“我”交朋友。洪玉是作者心目中的完美少年，几无杂质。戏曲的好角儿常常会在一台戏里一饰两角，譬如“四大名旦”荀慧生就特别喜好在一出戏里前面演花旦，后面演青衣。我想，如果《少年海》搬上舞台，可以让同一个演员来演绎立权和洪玉，这两个性格差异巨大，但又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的角色。作家把这两个人物塑造得性格鲜明，如果演员能演好了，应该既过瘾又出彩。

然而，很多戏剧演员为了过瘾和出彩，恨不得“拉警报”、“砸台板”、飙高音、要掌声。一些文学作品为刻意追求戏剧效果，也有此般“洒狗血”之嫌。让我惊叹的是，麦克构对文字的收敛与把控。“我爸爸”洪林被一锄头砍断手臂、立权从苦楝树下坠河而亡，如此富有悲剧性的场面，作家却以克制、内敛的笔触来冷静描述。然而，就是这样的克制、内敛，却营造出了强烈的戏剧张力，传递出让人扼腕的悲剧的力量。我期待有朝一日，《少年海》能化身舞台剧和影视剧，让更多的人体验它的戏剧张力，感受它的艺术魅力。

(《少年海》 麦克构著，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)

开卷絮语

穿越高地的灵魂之旅

——读杨海蒂散文集《我去地坛，只为能与他相遇》

□赵炳鑫

杨海蒂是文学编辑，也是一位作家。经她手编辑推出的有名家大腕的精品力作，比如，贾平凹、陈彦的长篇小说《极花》《主角》，比如张承志、何士光的散文等等；有重大题材的特稿，比如徐怀中、莫言、朱向前的精彩座谈，比如欧阳黔森备受关注的“精准扶贫”系列等等。当然，也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文坛新秀的优秀作品。

杨海蒂曾当过记者，同时还当过演员和节目主持人，这些工作给她带来过亮丽的光环和成功的喜悦，也成为她文学创作深厚的人生积淀。我以为，一个人在世上走一遭，能做好一件大事已非易事，能做好两件大事就很了不起了。令人敬佩的是，杨海蒂既是个好编辑，也写出了好作品。她闲暇时写作著述、锤炼修辞，洋洋洒洒中，一篇篇美文问世。她是一个柔弱的江南女子，她的心绪却时而摇曳生姿，时而宁静如水，时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时而细浪飞来不染尘，只要她进入写作状态，就是思无旁骛、心裁八荒了。新近出版的散文集《我去地坛，只为能与他相遇》，可以说是杨海蒂迄今为止散文创作的结晶，也是她奉献给热爱她的读者的一份礼物。

阅读她的散文集，有一种清水洗尘的感觉。“行有自由，心有孤傲，笔有真诚”，这是我读她的散文最深切的感受。

生活是复杂的，也是单纯的，生活是什么样子，散文就应该是什么样子。真实、真诚是散文的命脉。纵观杨海蒂的散文，不论是她趣味横谈、意味悠然的生活小品(即集子中的“横谈”)，还是她述怀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情感美文(即集子中的“情感”)，不论是她笔下的二月河、柳建伟、梁衡、韩石山、卫慧等名家，还是祖母、父亲、姐姐以及文朋诗友，都是呼之欲出的真实人格，都是她真情的流露，不假饰、不矫情，坦诚抒怀，真诚相见。真实、真诚是传统散文最根本的要件之一。当然这也是所有文学作品必须遵循的创作原则之一。作为生活忠实的摹写者，我欣赏她的真实、真诚。但是，仅有真实、真诚还是远远不够的。文学是表现的艺术，因此，我们怎样表现所写人物，怎样表现自己，在散文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。这里的“表现”包含着你的想象、愿望、追求和梦想，还包含着智慧、创造。杨海蒂写人物，不但遵循着艺术创作的真实原则，忠实地笔下人物的“存在”状态，而且通过典型细节，寥寥数语便让人物呼之欲出，让你感受到你是在和她一起看着“这个人”为自己建构起生活的意义和种种趣味的空间。“这个人”不是被描述出来的，而是作为见证者，你和他一起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，在一起行走的时候，你发现了他不同于他人的人格与魅力。写作在这里，已经不单

是反映一个人的生活，而是在生活之中探索和发现了“独异的灵魂”和人的“存在”。这也是杨海蒂人物散文的艺术魅力。

我以为最能标示杨海蒂散文创作高度的是《纵论》一辑里的作品。虽然为数不多，但从创作的角度看，每篇都有独特的审美价值，更为成熟。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杨海蒂的美学修养和思想高度。

《我去地坛，只为能与他相遇》，是杨海蒂最有精神高度的佳作，读之令人心灵震颤。

史铁生在中国文坛，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。史铁生作为文坛“崇高”的精神坐标，崇敬仰视者很多，但能与他同频共振者并不多见。要真正走进史铁生的精神世界，没有感同身受的遭遇，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透过杨海蒂的文字，让读者看到了他们的“相遇”在精神上产生的共鸣与共振。杨海蒂写道：“世界越发达，人类越渺小，物质越发达，人心就越孱弱；当今社会过于喧嚣浮躁，人们的各种欲望空前膨胀，导致不少人灵魂贫乏、精神荒芜、信仰没落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期，在这个急需道德力量的时代，社会需要精神食粮，读者需要文学营养，需要关注灵魂、呼唤良知、震撼心灵、柔化温暖人心的作品，这是当代散文必需的精神归宿，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文学使命。”

人世间能够拯救灵魂的东西有三样：哲学、宗教、文学。相对来说，文学的普惠性更广一些。那么，我们用什么来拯救灵魂呢？我以为应该是文学。所以，我们的文学需要崇高，需要精神指引，需要安妥灵魂。史铁生的作品就是典型代表。他以惨痛的个人体验和独特的审美视角，叩问个体生存的终极意义，寻求灵魂的超越之路，形成了有着哲理思辨和生命诗意的生存美学。正如杨海蒂所言：“对史铁生来说，哲思不是沙龙里的讨论，它是生与死的搏斗。”通过杨海蒂的美文，让我们看到了在精神层面“不一样”的史铁生，在灵魂之上苦修成道的史铁生；让我们看到作为文学殉道者，寻求精神超越的过程中，依靠的正是文学的力量，而地坛，这个史铁生生前的精神地标，也成为杨海蒂思考人生和叩问生死这一重大的人生命题、从而获取灵魂洗礼和精神升华的圣坛。

再看《山南水北归去来》一文，这是一篇作者对著名作家韩少功精神世界的穿越之文，同样写得惊心动魄、荡气回肠。

韩少功先生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应该说韩少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另类，一个开创者。他创作的每一个阶段，都会给读者带来意外的惊喜。比如他第一阶段以《爸爸爸》为代表

的寻根小说，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，饱含深邃的哲学意蕴。第二阶段以《马桥词典》为代表的新乡土小说，在打破传统叙事所进行的“词典”、“地方志”、“时间空间化”，可谓开拓性尝试。第三阶段以《暗示》为代表的思想笔记体小说，“用语言来挑战语言，用语言来揭露语言所掩蔽的更多生活真相”，而西方哲学史到了20世纪有所谓语言学转向，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。

杨海蒂对这位中国文坛传奇人物的书写，大开大阖，张弛有度，既有散文的大写意，又有小说的小工笔。人物神态如在目前，精神世界深广厚重，分寸拿捏得很到位。她采访韩少功，问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您的脆弱是什么？”杨海蒂懂得，从脆弱处抵达强悍，往往是打开一个精神强大者的捷径。她认识到，“韩少功强悍的最内部，是一个男子汉最柔软的心底。”确实，通过杨海蒂的文字，让我们看到了少年时期的韩少功所遭遇的苦难，留下的对人性最初的痛感；中年时期的韩少功所遭受的严厉整肃和是非纷争。让我们不但领受了韩少功传奇的人生历程，他的为官，他的做人，他的作文，更让我们看到了个性独异的韩少功。他说：“我喜爱远方，喜欢天空和土地……我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，受不了频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话可说……”正如杨海蒂所写：“城市、农村，内陆、沿海，文坛、商海、官场……的不断循环中，韩少功经历了少年的劫难、大学的动荡、文场的纠纷、商海的操练、友人的反目、政坛的沉浮，他一次次腹背受敌，也一次次左右开弓；他一次次陷入激流漩涡，也一次次从横逆中跃上新潮头。”

“大喜大悲大哀大痛，才能铸就生命的大格局，作品才能成其大有其美。”“这是一种西天取经经历尽磨难后的平静，是一种孤独求道沧桑阅尽后的超然。”杨海蒂笔下的韩少功，呼之欲出，立体再现。透过杨海蒂灵秀敏锐的文字，让我们不但看到了生活世界里的韩少功，也看到了精神世界里的韩少功。

杨海蒂以为，写散文主要不是为了表达看法，而是将生活的真实复述出来。当然这种复述不是简单的抄袭生活，而是从审美的角度重新认识生活。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审美追求上，她笔下的人物才会凸显出思想的张力。

读杨海蒂的散文，应该说是一次穿越人生高地的灵魂之旅，对于我们这些身处浮躁尘世、被消费主义和资本逻辑所困扰的人们，无疑是一次“诗性的栖居”，静观花落，笑看云起。

(《我去地坛，只为能与他相遇》杨海蒂著，言实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)

感知学者散文的本色魅力

——读柳鸣九新著《友人对话录》

□鲍广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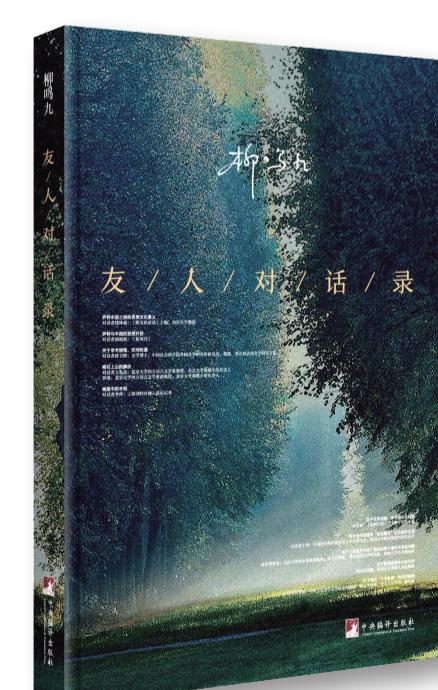
爱阅读，成为当地图书馆读书广告中的“小才女”。爱她的爷爷，亲切地称她为“小蛮女”，写下了《小蛮女记趣》《小蛮女记趣之二》等文章……还有写儿子柳涤非，16岁即离开家人，去美国求学，然后在大洋彼岸工作、结婚、生女，正值风华正茂之际，却英年早逝，留下了妻儿……这些散文，是他情不自禁、情不自已地写出来的，或出于天伦之乐的感受，或出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痛，或对非血缘性的亲情关系的感受感悟。这部散文集的语言更显质朴与平实，但因为柳鸣九先生本人厚重的学养与独特的文化个性，自有一脉相承与肌理，流露出一种纯真的文气来。用柳鸣九先生的话说，是因为“亲情文字最重要的在于真”。

2007年，他开始着手编辑“本色文丛”，提倡“言之有正气、大气、底气、骨气”的文化散文。他为丛书第四辑写了一篇较长的“学者散文”漫议的总序，提倡具有学养底蕴、学识功底的人所写出的具有知性价值、文化品位与学识功底的散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主编曾将文章标题改为《呼唤学者散文》。一篇低调的“漫议”之文，强化为一种“呼唤”或“召唤”，显出一种可贵的人文热情与见识。

柳鸣九先生提倡学者散文。在他看来，一篇散文，如果有隽永深刻的自我知性，有深刻真挚的自我性情，那就有了精髓，有了核心，有了灵魂，而心智与心性正是学者的所长，这就要求作者有深厚的学养，要言之有物、厚实内敛。

柳鸣九先生的散文创作是与他的学术实践紧密结合的。他的知识结构、研究课题，均为他的散文写作带来新的因素。比如，他写萨特、写波伏娃，是一篇有实实在在的文化学术内容的作品，既有对两个世界级大作家的第一手资料，也有对色彩丰富的访谈对象的形象描绘，以及他个人的印象、感受、体验，以至他在萨特问题上的沧桑感，其内涵的丰富与价值的重要显而易见。在手法上，柳鸣九的散文写作显然受国外大作家影响比较深。法国的大散文家经常是长篇大论地写作。如雨果写《克伦威尔》序，洋洋洒洒四五十万字，就是一篇气势宏伟，语言形象生动，色彩绚丽的散文宏篇；他还从西方文论、散文、随笔中学到了不少东西。萨特的《文学生涯》洋洋洒洒，一篇散文本身就是一本书。柳鸣九的散文作品，在语言上有时很严肃、理论化；有时注意文笔的风趣、调侃，有幽默感；有时意思表达虽内敛含蓄，但实际提出的问题却颇为尖锐。

柳鸣九近年推出的《回顾自省录》，也是一部思想隽永、见识卓绝的散文作品集。他的这部作品与《名士风流》《且说这根芦苇》以及《友人谈话录》等，都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素材来叙述，讲述自己的经历、故事与文化学术作为，以及自己身体力行中的内心活动与精神状况，很有心理深度。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，他以诚实的态度面对自己，除了表现出他在学术文化认识上的胆识与勇气外，同时也不掩饰自己内心的软弱、矛盾、私



作为编书大家，柳鸣九在学术界以喜欢写大序、长序而著称，在某些才俊之士眼里，多少带些微贬义。但实际上，他还有一些短序是写得非常精致、精彩的，不仅很简洁，讲的道理也很透彻。如“思想者自述文丛”，内容丰富，内涵深邃，意义重大，对于这样一套有分量的书，本来需要一篇皇皇大序，但他仅从《巴黎散记》中截取了写著名雕塑思想者罗丹的一段话，短至不足300字，而且不是理论文字，只是感性的散文。这篇短序不止一次入选高中语文教材。它追求空灵的风致，带点礼赞的意味，思想力求凝练，写出了思想者的本质与精髓，其中也渗透了作者在学林中的沧桑感。对喜欢写长序的柳鸣九来说，也算是“别致了次”。

柳鸣九先生认定，散文短序的写作要讲究“风骨”，有风骨的短序是有力量的，有思想的，保有文化本色的。比如他的《诺贝尔奖获得者传记丛书》总序、《“盗火者”文丛》总序、《在首都文化界纪念雨果诞生200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》《在〈柳鸣九文集〉(15卷)北京首发式及座谈会上的答辞》，既是学术场合中的应景表态，也是不落俗套的用心文字，特别注意行文的精致与精彩，并将深刻的学术见识蕴含其中。

在转型期的社会里，在五光十色的社会氛围里，在纷纭复杂的现实条件下，我们更需要明智的认知与坚持的定力，这种人格力量，正需要学者散文所承载的见识、学养、隽永、知性等精神素质。正如有人所评“更识大儒真形态，皆缘身在学林中”，通过阅读这本《友人对话录》，犹如与睿智的师者进行心灵的沟通，深切感知柳鸣九散文创作的广博与卓绝，真实与自然，真挚与诚意，学习与见识，隽永与深刻，雄辩与灵气，感受他独特的、知性的文人精神。

(《友人对话录》柳鸣九著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)